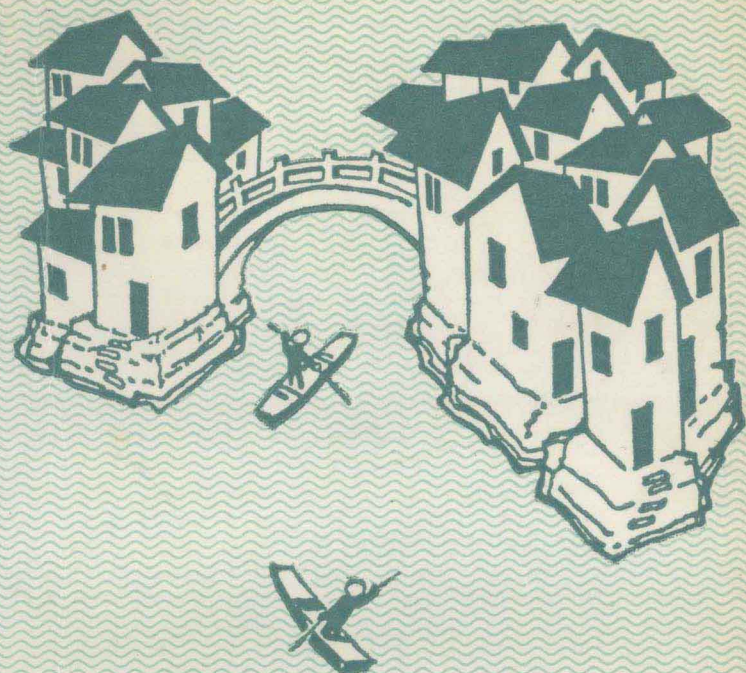


徐以芳 著



大红纸包的泥土

冰心书



中国妇女出版社

大红纸包的泥土

徐以芳

中国妇女出版社

责任编辑：杨南莺

大红纸包的泥土

徐以芳 著

中国妇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通县教育局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3.25印张 70千字

1990年11月北京第一版 1990年11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7—80016—466—7/I·100 定价：1.40元

清香的泥土 绵绵的真情

(序言)

陆晶清

1990.3

我认识小珍（徐以芳乳名）已经四十余年了。记得1946年在英国伦敦与她姑妈徐钟珮女士共事，经常听到她提起在常熟老家有一位聪明伶俐的侄女。后我在南京钟珮家作客时，见到了面目清秀的“小珍”：一身中学生打扮，在姑妈的带领下，走到我面前，用吴语轻轻地叫一声“陆姑姑”。小珍的俊俏和玲珑，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以后，钟珮匆匆赴台，我寓居上海，亲眼看到小珍考上大学、去北京读书，进四川入铁路部门工作，现在已是一位小有名气的铁路科技工作者了。姑侄二人，分别生活在海峡两岸，钟珮在台湾著作甚多，口碑载道的《余音》一书，主要描写家乡和父女之间的至情至爱。记得该书“归去”一章有那么一段话：

“我要回了，在家里，有年迈的母亲在倚闾望我，等待我为她安排一个快乐的晚年。我那伤透了心的嫂嫂在等我，等待我对她的安慰。我那无父的小侄女在等我，等待我把她教育成人。我们家好像接力赛跑，姐姐跑了她应走的一段，现在最后一程，是我来跑了。”

令我喜悦的：小珍虽是科技工作者，由于对故乡的迷恋和亲人的思念，写出了散文体的文稿《大红纸包的泥土》送到

我的案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被书中真挚纯朴的感情，浓郁芬芳的江南风情，一包大红纸包的泥土……深深吸引住了。32章的内容，每章都有它的个性，灌入自己火一样的热情。一个题目，就像一篇散文，展示着作者一个真诚而广阔的心灵世界。

小珍的文笔，清新流畅，没有雕塑浮华之词，情在于真，贵在于情。如书中提到老祖母在她赴京求学前夕，送来一包大红纸包的泥土，情深意长地说：你带着这包本乡的泥土走吧！随便走到哪里，都不会不服水土的。多么感人肺腑！时隔四十年，当姑侄相见在大洋彼岸时，小珍双手捧着大红纸包的泥土，交给亲人，亲了又亲，吻了又吻。看到这段细腻的情节描写，我仿佛从字里行间听到心声，分享着她们亲人重逢团聚的欢乐。

32章的内容，纵跨40年，徐家三代人，历经沧桑，几经波折，有欢乐，也有悲哀。我好像飘浮在回忆的长河中：迂腐朴实的老祖父，善良苦命的母亲，田螺眼老何，琴艺超群的吴先生，中年伤逝的朱博士……这些人物，跃然纸上，栩栩如生。我好像看到了40年代江南小镇的风情，书香门第几个女性的命运，看到了小珍的坎坷经历与喜人变化，我为之喜，为之悲！可令人笑！也可令人哭！

《大红纸包的泥土》展示在我们面前的塘市小镇，明朝老屋，好似一幅画卷，一首诗情。缓缓塘河水，悠悠亲人情，怎不叫人忆江南？能不让人梦绕牵？

我喜爱《大红纸包的泥土》一书，愿意将它介绍给读者，让那“几多曲折、几多苦涩、几多欢乐”能在你的心上清清地、轻轻地流过……。

目 录

清香的泥土 绵绵的真情(序言).....	1
一 梦回故乡.....	1
二 明朝老屋.....	3
三 缓缓塘河水.....	6
四 老闸村.....	10
五 三寸金莲.....	13
六 小珍出世.....	16
七 姑嫂夜语.....	19
八 天竹与腊梅.....	22
九 收茧的季节.....	24
十 蔡舍姑婆的婚礼.....	26
十一 第一个洋博士.....	29
十二 吴家的古琴声.....	34
十三 田螺眼老何.....	37
十四 三个二十九.....	41
十五 东乡姑娘的叹息.....	45
十六 胜利的鞭炮声.....	49
十七 牯岭路.....	52
十八 到北平去.....	56
十九 踏上朝天门的码头.....	60
二十 临终遗言.....	63
二十一 摇晃的粪桶.....	66

二十二	藏在心底的照片·····	68
二十三	一场大病·····	70
二十四	老母晚年·····	75
二十五	海外飞雁·····	77
二十六	相见在大洋彼岸·····	79
二十七	尝一尝家乡的蟹黄包·····	82
二十八	妈妈留下的鞋底·····	84
二十九	钢儿的诗朗诵·····	86
三十	白衣战士·····	88
三十一	墓碑前·····	90
三十二	晨曦·····	93

编后记

一 梦回故乡

故乡啊！虽然离别几十年了。但不论是在巴山蜀水、还是天涯海角，我都忘不了您，入迷地想念着生我养我的地方，常常在梦中回到您的怀抱，故乡啊！

我的故乡西塘市，座落在江南水乡的一角，相传明朝为一小镇。东西一条街，长不到一公里，西高东低，中间石步槛为界，西头属江阴，东边属常熟。小镇上有百户人家，祖祖辈辈在自给自足的“城堡”中生活，稻谷自己种，牛羊自己喂，麦面自己磨。这里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春光明媚的三月，麦苗绿得滴翠，菜花黄似流金，真如民谣所唱：“小小西塘市，太湖鱼米乡，青山绿水好风光，好风光！”

小镇的清晨是热闹的，乡下的农民，挑菜上市，卖鱼打油，围着襦裙的少妇，到“宝泰昌”布庄去换纱缴布……集中在镇中心徐家门口的菜市，对面是杜家酒店，隔壁是江氏茶楼，进进出出的人们，把狭窄的街道挤得满满的，摊位上有活蹦乱跳的鲫鱼，红得发紫的萝卜，尖尖的春笋，一篮一篮的草头，市场上熙熙攘攘，买菜人摩肩接踵，掌管鱼虾摊的总管——童陆官老人，在那布满皱纹的脸上，总是露着慈祥的笑容，招呼朱家奶奶，西街高姨，介绍鱼虾品种和价钱。他知徐家的孩子喜欢吃活虾和鲫鱼，常常把最新鲜的鱼虾预先留下。

狭长的街道，窄窄的石板路，仍保留明清时代的风貌。一根晒衣服的竹竿，可以连接面对面两家的门窗。商店的排门，一扇一扇用绳子捆着，店柜上摆放着圆圆有盖的玻璃瓶，分别装着糖果、糕点；街心里游荡着小商贩们细声叫卖“长生果”的声音。

小镇的夜晚，30年代没有电灯，到下弦月末，一片漆黑，人们点着玻璃罩的高脚煤油灯。祖母常带着我到东街梢佃姑婆家串门，有时天黑回家，便打着“徐”字的灯笼照路，我搀扶着矮小的祖母，她迈着一寸金莲缓缓地行走，街坊屋宇沉浸在夜幕里，只有那摇晃的灯笼烛光，把祖孙俩的身影投在凹凸不平的石子路上，远处传来汪汪的狗吠声。这时的小镇，好像是在一天劳累以后进入梦乡，它是那么的安宁和静谧。

塘市小镇，你的生活虽然是这样平淡无奇，但在我的记忆里，在我的梦境中，总是那样的温馨，那样的美好，那样的令人思念。

故乡的泥土啊！我一直记得：当我们姑侄两代人，远离家乡，负笈上学时，老祖母用大红纸包着的故乡泥土，塞进我们的行装。并意味深长地说：带着这包泥土走吧！随便走到哪里，都不要忘记故乡的土地！

我双手捧起家乡褐黄的泥土，仿佛捧起理想和希望。我好像闻到故乡泥土散发出的清香！故乡啊！我深深地爱着你这片多情的土地！

二 明 朝 老 屋

在塘市小镇街中石步槛的西侧，有一座古老的住宅，共有四进房屋，大厅后堂，青砖灰瓦，高脊飞檐，好象明朝时建造，戏称“明朝老屋”，这就是我的老家。

屋前是三间铺面，开设药店。在大天井的西侧，有一口围着椭圆形井环的古井，清澈的井水特别可口，斜对面的江家面馆，经常在此提水。传说用这里的井水煮的面条特别好吃，招来不少顾客的光临。三伏季节，我家祖母经常嘱咐家人用网袋套着枕头形西瓜，吊放在井水中。黄昏在天井乘凉时取出来品尝，真是冰甜可口，凉爽宜人，小孩们抢着吃。

头进是大厅，有六扇落地长窗。墙上挂着“玉堂富贵”的牡丹国画，两边挂着祖父写的对联。中放长条供桌，上放龙凤锡钎，喜烛高插，镂花的八仙桌紧靠着，两张太师椅分设两旁。这间大厅，随着流逝的岁月，曾印记着我家几代人的悲欢离合，盛衰往事：

曾在这间大厅，庆贺永芬曾祖父的六十寿辰，老人笑容满面，接受全家祝寿。适逢元宵佳节，龙灯跳入厅内祝贺。锣鼓咚咚，鞭炮声声，象征着吉祥如意。

曾在这间大厅，当年举行过父母亲的新式婚礼，侯相作伴，儿童唱歌，花好月圆，喜气洋溢。

也是在这间大厅，停厝过曾祖父和祖父的两口棺柩。棺

外黑漆通亮，能照出人影。每当深夜，好似听到祖父的咳嗽声音。

还在这间大厅，看到愁眉的祖母与哀怨的妈妈相对而泣，诉说着失踪的父亲，他一直未归，生死不明，她们为家道衰落而叹息。

大厅的后边是一排正房，靠东是祖母的卧室，四扇玻璃窗并立，小天井里种着一棵枇杷树和几株秋海棠，红花绿叶，显得分外幽静。

卧室中摆放着祖母陪嫁的全套红木家俱，雕花的大床，带镜的梳妆台，独木的大柜，两幢箱子箱柜，五个抽屉的房里台紧靠床边，墙上挂着“咏絮才随天下士，掇芹香惠月中人”的喜联。我的父亲和两个姑母曾诞生在这间卧室。

靠西是书房，书柜一个挨着一个，书箱一层叠着一层。满屋子都是书，《资治通鑑》、《昭明文选》等线装书，分装一个有一个有雕花的书箱，一张大书桌紧靠窗前，我们几代人曾在此伏案求知，琅琅的读书声，好似在室中回荡。

后院一进房子，开了一排北窗，明轩敞亮，上有天幔，墙壁雪白，菱形玻璃窗，新式的铁门，是“明朝老屋”的精华，这里曾是我父亲结婚的新房。

妈妈和姑母的卧室紧靠着，北窗外边是长方形的庭院，墙角种几株桃树，枝叶茂盛，春天花儿盛开，夏天栽几棵扁豆、丝瓜，盘藤而上，土墙柴门，颇有田园风光。

在幽静的庭院中，种了不少桂花树，深黄色的金桂花、乳白色的银桂花，每到八月中秋，阵阵飘香，落下的桂花瓣，老祖母吩咐，收拾干净，用作春节蒸年糕的佐料。姑母喜爱菊花，栽上十几株，深秋时竞相开放。淡黄的、紫江

的、粉白的，把庭院装点得五彩缤纷。我们几个小姊妹，只会种凤仙和鸡冠花，七巧前夕，争用凤仙花瓣染红手指，惹得大人们发笑。

入夜，一弯新月挂上中天，悠扬的古琴乐曲，飘自隔壁吴家的窗口，沿着天井，悠悠地传送过来。令人好似生活在欢乐的童话世界。

我们的“明朝老屋”，虽比不上城市的高楼大厦，也比不上海滨的乡村别墅；但它却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并不时地在我梦中出现。因为那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地方，那里有我们多少甜蜜和凄凉的回忆！

三 缓缓塘河水

环绕小镇的塘河水，在我家后门外缓缓流过，它虽没有大海那样澎湃，湖水那样平静，可是家乡的水曾经哺育了我们，从婴儿呱呱落地起，我就与塘河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听老人说：“塘河是在本世纪初，由官办民助，开挖而成。它是长江水系中的小小支流，南端经北涇到无锡，连接京杭运河，北到张家港市的中心——杨舍镇。据说在水运枢纽的北涇，河道纵横交错，上是长江水，下是太湖水，水色不同。这弯弯曲曲几十里的河水，既灌溉了两岸的大片良田，又成了西塘市小镇与沪锡虞城市联接的通道，轮船直通无锡和苏州；从此镇上“宝泰昌”商号摆满了上海运来的洋货，有回力牌的套鞋，丹青的士林布等，农妇日夜纺织的棉纱和土布用航船运销苏北和无锡一带，塘河水为小镇带来兴旺和繁荣，因此镇里人称它为“黄金水道”。

40年代，航行在塘河的船只，有前面是汽轮后拖客船的小火轮，也有满载土布和稻谷的航船；还有那两头尖尖、身儿长长，像一片柳叶浮在水上的“柳叶舟”。用竹竿一撑一撑靠近码头，大家呼之为“阿狗的娘”的中年妇女，身穿褪色的士林布衫，围着土布襦裙，衬着一张秀丽的脸蛋，明亮的眼珠炯炯有神，“柳叶舟”是她们的水上之家。“阿狗的娘”常常靠西街梢码头上岸，提上一筐一筐的新鲜鱼虾，送到董陆信

老人的摊位上出售，赖以为生。

沿河的码头，妇女们在此淘米、洗菜、浣洗衣服。幼时我常跟着莱娘姨到塘河边嬉耍，看到十几个不同年龄的妇女，手提盛满青菜的竹篮，手挽竹编的淘米笊箕，不约而同地来到河码头，有说有笑，无拘无束。夏天赤着脚，在打杵，在淘米，传播着小镇的新闻轶事。我也跟着淘气，夏天赤脚下水，把鲜鱼放在竹篮里，浸在水中，闹着不许莱娘姨将鱼剖腹开膛。

当早班客轮驶过，塘河水掀起阵阵波浪时，预告着快要到烧午饭的时光，莱娘姨笑着喊我：“小珍，快快穿鞋，要回家了。”

记得西街梢的轮船码头，有二十多级石板组成的阶梯；水冲脚磨，光溜光溜的。这轮船码头在当时是小镇外出的唯一通道。无论是上学的、经商的、串门的，都在此上船下船，送往迎来。我还依稀记得，在此曾迎接从南京归来的钟珮姑母，也在此码头，和祖母一起，送钟珮姑母到苏州探亲访友，这里曾留下我们三代人的足迹。

我爱在塘河边嬉耍，那里有丛丛的竹林，一排一排的柳树，阵风吹来哗哗作响。春天的柳絮，炎夏的蝉鸣，深秋的蟋蟀和金铃子的叫声，多么吸引人啊！记得我们幼时，曾在岸边嬉耍，捉夏蝉，斗蟋蟀，无忧无虑。看着柳絮随河水飘去，不由我痴痴地想：这河水要流向何方？

多少年来，你引我梦魂依依，引我追寻童年的梦啊！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塘河。

事隔多年，当我梦幻似地重新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我几乎不认识它了。我无限感慨地默诵着“少小离家老大回，

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的诗句。

如今回故乡西塘市镇，水陆都可。新开辟的公路，从无锡经顾山、北涠的锡舍公路，距离近，速度快，约一小时，即可到达。我走水路，从无锡大洋桥边，乘轮船回塘市，试图寻找40年代航行经过的小桥和村庄，愿望落空了。月儿弯弯的石拱桥怎么不见了？还有稀疏的黄旗村怎么也不见了？正在沉思中，忽听船头老翁大声招呼：“西塘市快到了。”我走出船舱，看看手表刚指11点，比以前乘轮船要快两个多小时。我张着迷惘的眼睛注视着前方，左岸是平坦的柏油路，两旁的梧桐树，枝叶茂盛，绿树成荫。右岸排列着错落的楼房、工厂，看不到“叶长春”商号沿河的百叶窗，也看不到丛丛竹林的塘河沿，更见不到迎送亲人的轮船码头……

迎面看到的是一座长几十米的水泥拱桥，横跨两岸，桥上行人稀稀，我踏着新码头的阶石上岸，人樾堂弟边走边指地告诉我：“原在我家后门外的塘河已搬了家，70年代重辟河道，移至西城隍庙约里许，河宽水深，一年四季都可通航。三条小客轮，并排通过。”听到介绍，我疑团顿解，高兴地笑了。

晚上，我坐在明亮的电灯光下，靠近窗前书桌，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不会写诗的我，欣然提笔，写下这么几行：

塘河水

塘河水啊！塘河水！

在我的血液中，流着你的水波，

在我的心坎上，飘着你的风采，

在我的日记里，留着你的婷婷倩影，

在我的梦境里，流溢着你的甜蜜。

* * * * *

多少年来，你默默无闻地，
流着，流着，没有抱怨，没有责难，
多少年来，你默默无闻地，
流着，流着，轻声微笑，浅浅低吟，
流在我的心中，
流在塘市人的心中，
流着，流着，
流向大海，流向远方……

四 老 闸 村

离西塘市镇五里远的地方，有一处聚集着几十户人家的村庄，以朱姓为主，环境幽静，风景秀丽，这里是我祖母的娘家居住的老闸村。

朱家是东乡的富绅，庭院宽敞，石库门、红地板，新造的东西花厅，富丽堂皇。前边是一片砖场，后边是一片竹园。两边均环河，夏天荷花盛开，秋天菱角送香。

祖母琴华是朱家的独生女儿，早年丧父，老母对她百般钟爱，日高竿头，才懒懒起床。中午摆一桌佳肴，任她享用。全村首家聘请学识渊博的王先生，到东书房教她攻读古文和女训，满心要找一个英俊的书生。

银亭祖父年不满二十就进了学，成了小镇的佼佼者。殷富的外祖家，才肯把独生女儿许配给书香门第的徐家。祖母嫁过来了，带来一份丰实的嫁妆，特别是还有30亩牧套田，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

时过几年，因家道中落和祖父一次次的落第，原本将败落的大家庭，贫困就愈加暴露出来了。

祖母的心情是沉重的、复杂的，青春的欢笑听不到了，流于表面的热闹看不见了。一年四季常常跑回娘家，一住就是几个月。父亲、姑母的童年，大半在外祖母家度过，就是下一辈的我，幼时也常到舅公家作客，一住半个月不肯回家。